

醫閭先生集卷五

存稿

簡石齋陳先生

拜別年深可勝馳慕追憶早歲京邸奉教之時如在昨日所恨天各一方南北萬里先生年近古稀生亦逾艾望耆不知此生再有承教之日否也興言及此不覺墮淚別來二十六年立志弗堅用功弗篤只是舊時伎倆人物大負先生教愛盛心慚懼之甚屢詢知太夫人萬福先生道化大行喜慰無量生雖不才不敢以衰老自棄伏乞惠賜藥石之言以祛沈痼之疾誓竭駑鈍勉奉求進庶不終墮小人之歸也小兒士諮去年山東鄉試叨中今年下第未歸此兒極慕仰先生之教幸因風加惠一指引之當不似乃翁負教之深也今作此書寄士諮俾託貴鄉下第舉子附上料在今秋定到便中乞回數字寄京中鄉貴託轉至遼東甚幸甚幸言不盡意伏惟心照不備

又

奉別十載慕仰如一日今年三月末鄧官人至得拜瞻半像并領手教及三詩諸草札喜慰感佩之深不可云喻端默之訓實示以入道之門積德之基所以教愛欽者至矣謹銘肺腑惟是此時爲養母治生之故未果倣此工夫只且勉於持敬以收此心須異時家計頗立菽水無慮當償此願也恭聞太夫人以下均慶太夫人年高康強榮膺褒旌之命諸子姪力學不怠相從問道者以百數南方貴宦就謁恐後鄉邦之人薰德而善良者日以益衆然則先生雖不爲世用大行於時而此道之行於家傳諸後孚於人善乎俗者有不可掩也第以病體牽纏南北萬里不得朝夕侍函丈爲此生之大恨耳鄧官人之事欽雖勉爲盡心以德薄言輕之故不能使之蚤歸又以貧故甚失款待萬乞不罪因其歸謹此上覆高麗布一疋人參三斤託附上用表下忱伏乞爲道自重不備

又

七月十二日始得潞河發舟前一日書具悉雅懷欽向於京師聽教
一年餘雖鄙陋之質不能少變然非先生之教則患得患失之鄙夫
耳今幸免此得不爲祖宗門戶辱其恩不亦大哉先生之恩固不啻
此耳其所以教育欽者必欲勉進於道是誠父母之恩也顧欽庸下
不能自振然勉奉教言誓死不敢廢焉耳欽比自謂此出不喜得是
官所幸遇先生自今思之遼越萬里又欽之大不幸也欽自抵家杜
門調攝今秋於後圃構小齋三間爲養病讀書之所頗幽靜朝夕處
此以奉先生之教此外他無所慕顧猶未能少見意趣無可以請問
者日後若知所疑續當求教向欽作桐鄉深處詩雖不成語然末二
句云何時三十六巖下日與堯夫御小車則實欽之素心皇天佑人
不識何日得遂此願也向書喻以貴處無人於遼東往還然亦少耳
非全無也若能閱欽之久違函丈因便賜教莫大之幸孟冬作此附

子仁處轉寄不能盡所欲言惟先生亮之

又弘治丁巳

奉別以來三十年矣斗山之仰無時不然自恨立志弗堅有孤至教因循歲月年已及耆畧無所就假令自此有進所益幾何況違函丈南北萬里索居多過誰其箴之其不得爲君子而終於小人也昭昭矣奈何奈何四月末拜領去冬手教并詩稿一帙乃知先生居太夫人憂已踰期矣太夫人節行表世壽至九十厭世上仙固其宜也然無奈先生孝愛之至何不審憂中氣體如何況先生年已七旬當從權制伏乞節哀順變以副四海知舊之望來諭謂方今論出處者云云儼人必於其倫生何敢班於先生哉然此取舍之分不至昏昧太甚者伊誰之教耶生之所以沒齒感恩者也自恨云云惟先生閱之不以不可教而棄之幸甚小兒士謬蒙先生惠書獎進之不敢當不敢當生老矣自愧有負至教欲期此兒以不負不知果能如願否惟

先生垂惠不勝幸甚前後所惠詩朝夕捧誦儘有警發但與范長史者至今未領爲寒家一遊蕩子持去山東揚州至今未歸范有錄稿亦未寄至耳相望萬里匆匆不能盡所欲言惟心照是荷

附白沙先生原書

與賀克恭黃門

離隔年多彼此交夢神亦勞止老矣寧復有相見之時耶今年春二月十六日老母傾背毀瘠不能自制與死爲鄰平生知舊幾人死者已矣存者或失其故步奈何奈何今之論人於出處曰賀黃門賀黃門亦蒙廁賤名於黃門之下豈不以同志者少不同者多耶比歲得所惠書繼又得賢郎北京書甚慰甚慰有子如此足矣天將以是大賀之門蓋可知也三十年妄意古人之學衆說交騰如水底撈月恨不及與克恭論之今自謂少有見處得其門而入一日千里其在茲耶南北萬里意所欲言非尺簡所能盡里中舉

子赴春官附此草草前有詩稿一冊寄范長史處託渠轉達遼東
久不報爲無便耳亮之

附白沙先生原書

與賀諮

賀生秀才得生書把讀未半亟呼童子使召犬子來讀之何生之
言似乃翁也幸甚昔在長安日過乃翁生時方毀齒能知兩翁意
見輒呼曰我老先生來矣坐則置生膝前撫生項與乃翁語至今
岐嶷可想生猶略記老先生面目乎味生之言其志遠且大恨生
不生南海又恨夙疾支離老腳不能及遠冀一見生容止接生言
論有疑相與對面折衷之何可得哉里生陳紹裘行託以告區區
禮闈之會可必否耶

又

往年承教於都下恩惠之厚沒齒不忘別來十有六載慕仰盛德如

昨日然時一展拜尊像便是即溫聽厲也所恨賤疾拘牽未有再拜之期茲聞先生四月來京寓慶壽方丈相去益近而不克一面以承矩誨小兒謬年幼未堪出外不能遣之一拜床下其爲抑鬱不可勝言先生此來傳聞弗的或云以薦舉或云以誼誤不知尙有幾時留容一之諸友幾人從行諸賢子姪幾人在侍去年冬小姪往山海關在鄭克修繡衣處領張叔亨繡衣轉附先生前年十月二日與欽書并和陶詩寄欽絕句所以教愛欽者至矣書中復以莊定山得靜中一趣發欽讀之惶汗浹背別來屢承此教而竟不能脫擾擾於方寸其負教之罪甚矣然而猶望先生不以是棄之因風更乞開喻自今以往猶當鞭策駑鈍冀有少進也茲敝處李參戎弟行遽不能盡所欲言高麗布一疋奉爲禦暑之服人參二斤用備湯藥之需伏乞叱留幸甚

又

欽往年京師承教誨之勤恩同父母奉別至今忽忽九載企慕之私無間時刻屢辱惠書教并紀夢說自策讀近思錄諸詩及門下從遊諸友論學書每一拜領如飢之得食渴之得飲感佩恩教莫可云喻第昏昧之質立志弗堅加以壬辰析居以來創構室廬課治田事不克專意於學是以雖荷教誨屢屢未能少進愧懼之至推其病源又以不知其要耳何者往時見書冊中先聖賢垂教之言及親承先生之誨或涵養或省察或致知力行無所不信無所不悅隨所聞見以用其力特以實非自得不知大要見無一定力且弗專坐是迄今無少改於其故耳今者屢承開示潛玩久之乃知此理充塞天地貫徹古今無處不有無時不然事事物物各有本然之理吾人何必勞攘勿忘勿助循其所謂本然者而已然雖見得大意如此苟非格物致知灼見事事物物本然之妙烏能勉強以循之此知之所以當先也然非敬以涵養此心使其常主於中不馳於外則身且無主雖視不

見雖聽弗聞至粗至近者且不能酬應之況於究義理精微之極乎此涵養之功所以又在知之先也以是知今日用功之始惟當先事涵養放心不收終難爲學此則決無疑矣林緝熙端默有見誠晚學所當遵行也欽又欲求僻靜處若山寺中靜坐以收久放之心第老母年高無他兄弟備養理無可出今春二月攜一二生始就本城奉國僧寺杜門調攝旬日一歸省母于是收心讀書然亦弗能累旬端默但孜孜持敬以收放心之意則弗敢忘耳前時因循負教罪過千萬自今稍識用工寧敢復蹈故轍以自取絕於大賢君子耶自是以後積累久之幸有所疑所得續當請教仰惟先生道明教行樂莫大焉欽之不肖再得親炙函丈不識在何年耳相望萬里不勝馳情茲廣州楊官人貿易畢事歸謹貢此書無以侑緘高麗布圓領一件敢以瀆獻不罪僭易幸甚未間伏乞爲道自重不備

附白沙先生原書

爲學須從靜坐中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林緝熙此紙是他向來經歷過一個功案如此是最不可不知錄上克恭黃門歲首已託鍾鏌轉寄未知達否今再錄去若未有入處但只依此下工不至相悞未可便靠書策也前紙所錄往來書問二首又記夢一首後有林緝熙秉之跋尾通奉去病中不能作書然所欲言者大略不過此而已亮之

又

生承恩教沒齒難忘但進學不力退處九載無少進益祇自愧懼然亦豈敢違悖至教自絕於善亦惟日夕以持敬收心讀書玩理爲事積之以久看又如何所恨邊關限隔不得尋醫嶺南以療此生深痼之疾得遂此願未審在何年也生侍母粗安去冬復得一子名浙孫生之先四明人故也田者數人歲入不足假之故舊類不納息用是度日不至勞心旣無他慕衣食復足別無所事敢不專心以奉矩誨

惟先生不以愚鄙斥外而終教之不勝至願今夏五月廣州楊官人倫貿易遼右歸嘗託附書一緘高麗布圓領一件茲金溪書客李紹慶回託附此書并人參一斤致羅一峯先生所轉奉有教墨回示附湖西與李客渠歲走遼東故也相望萬里承教末由企慕之私非筆可盡伏乞爲道自重不備

又

往歲膺薦來京時辱惠書教并細葛感慰深矣所恨萬里之遙十數年之別而近在千里之間旬日可至之地拘以賤疾不能趨拜以遂親炙之願自茲以往此生再得坐春風而霑化雨者果爲何時也南歸後伏計奉養之餘以道自樂門下相從者日益衆而及人之功大矣於是又羨南方士友之幸而重恨在己之不幸也別來二十餘年自愧立志不剛用工不篤不能勉奉矩誨恐終流於小人之歸而已先生愛我厚者其可以救拔之者可憚苦口耶去年四月吏部發下

文憑促欽赴陝西參議任時以老母臥病累月方欲以終養具辭而
是月二十六日母病不起矣五月初母喪在殯而勅諭下臨襄事後
乃遣小兒士諮具本繳勅辭免新授職名伏惟吾君初政清明多所
聽納且念欽之不才雖以病廢然職名未奪時不可言不言可也可
言不言如不忠何方草辭職終養奏本時擬陳四事少効涓埃遭喪
後欲削其稿心不能忍欲俟終喪恐失機會用是不以一己私憂敢
忘天下之慮因辭謝冒昧以陳曰資真儒以講聖學曰薦賢才以輔
治道曰遵祖訓以處內官曰興禮樂以化天下本以六月下旬進無
奈誠意未至學術膚淺惟蒙聖照得允所辭所陳四事斥以浮泛難
行罷之矣內自循省惶恐無地恨相去遠不得以章草求正其所以
失也先生抱道家居天下蒼生同一仰望欽不度人微言輕輒有論
薦非特不能爲蒼生起安石且恐以薦者之不肖反爲先生累矣上
天祐皇明斯人惠然來天豈終負人望哉士諮今年二十五竊聞先

生之教有意爲己之學科舉事業雖嘗爲之然內外重輕已能決之殊不好也此子若可進恨不得親炙門下求薰陶之益耳先生誠閔之因風賜教則欽父子感德當何如哉番禺解軍者劉深歸謹此奉問不能盡所欲言伏乞以道自重不次

簡同年會元章瀚林

自執事調官南都後欽亦以病歸不通音問者將二十年中間子仁嘗錄寄贈執事致政詩始知執事由評事轉僉憲挂冠歸矣後令親方老官來寓族兄客邸始得備聞執事家居動履之詳足慰鄙懷同年雖衆相知者不多就中所尊仰願學者殿元會元元吉孔易仲昭數公而已所恨天各一方無由親就以資啓迪之益耳應魁兄數年前嘗寄書來遼還聞已爲古人可悲也已前年陳白沙先生徵至京時有書寄欽云嘗與莊定山會聚笑語竟月許定山得天理之真樂執事想近年未會白沙耳其得天理真樂當不異乎定山也欽病居

荒僻侍奉老母溫讀舊書而已學無寸進且入老境恆懼終墮小人
之歸貽羞友朋尙念平昔因風示教敢不佩服以希少進令親客此
殊失敬茲因其歸謹此奉問不能盡所欲言且愧無物可以將敬渠
復來遼切望手教千萬之懇相晤末由不勝馳慕惟冀以道自玉不
備

答同年鄭克修御史

近辱書具悉雅情且以桃乾遠遺老母感荷感荷所喻相見未果徒
是說過然人有善願天必從之終必遂也來書屢致下問自顧愚陋
何能有助但往年在京師嘗聞白沙先生教誨頗多直以立志不墜
無勇往力行之實坐是無所進耳今敢以所聞至切要者奉告冀今
彼此共勉爲之白沙之教惟以靜坐爲先其意謂吾人今日病在擾
擾必多用靜然後放心可收次第可用功矣如何如何前所云韓子
作文亦進德事先正己論其倒學不敢承命小兒士諮學作易義承

改教甚荷續所命題未作求教者小兒之意以誦讀玩索之功不至故先其急者耳令郎進學如何今之人以爲己之學一筆勾斷只在舉業上走亦大不是小學載胡子父兄以文藝令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治者不可以不深戒也令郎學于家庭想不專事舉業就使來游門下者只爲舉業而來吾人亦不宜徇其卑陋之見不以爲己之學啟之也小兒頗有爲己之志他日遣往求正尙無靳焉臨楮不覺叨叨不罪不罪

又

近審起居住勝酒量如舊甚慰甚慰令親毛老官曩多失敬屢荷書喻無奈德薄言輕不能小有補益罪甚令郎輩舉業工夫想大有進不知所謂爲己之學亦嘗留意否若曰吾人未嘗爲是遂不以責望後人是己失之而又使後人仍蹈覆轍也善教子孫者恐不如是世俗日降言爲己之學便謂迂闊得罪當時矣然高識遠見如閣下者

豈亦有是惑哉亦謂即此是學雖不必如文公之教由小學循序而進要亦不背大道終爲君子路上人物也然亦不思而已矣誠思之寧肯安於是哉韓歐與程朱其源派孰正豈可曰韓歐亦君子而何必尋程朱之源乎閣下愛生厚用敢吐其愚不罪狂妄幸以語蕭先生斷其可否垂示一言不勝大願

又

舍親盛都司克新舍人至辱惠手書捧誦之餘如見顏色但不知何日合并以話久闊之情遂切磋之益爲可恨耳扇三柄棗一斗多感遠貺來書深自謙抑足見不自滿足之心然亦須勇往力行着實下手看所進如何好與朋友商量若曰自來讀書祇是誦說擬議題目拘就程式僥倖科第爲身口之資則是早年爲學爲人之失今日所當痛革者也茲豈可仍以自謙且以誨人與教子弟耶足下云欲從事乎靜嘆無下手處似亦過乎謙退非無處下手蓋亦實不下手耳